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
第十回 梅碧簫病談前世 賈小鈺夢讀天書

且說小鈺見碧簫病重，忙去各處報知。寶釵先同彤霞過來，只見舜華抱住碧簫不住的發抖，滿眼掉淚，把碧簫的衣服都沾濕了。寶釵就把舜華抱往他自己炕上，看了一眼，說：「你怎麼也是這個樣子了？」舜華答道：「嚇壞了！」寶釵便叫彤華伴著他，自己去瞧瞧碧簫，真個有些不好。正在著急，那裡邊王夫人連夜著人一面報知寶琴，一面去請太醫。自己又帶了李紈、婉淑同著小鈺出到園裡。一進房便問：「怎麼樣了？」寶釵搖搖頭道：「不中用了。」王夫人走近一瞧，只見滿頭冷汗，眼也閉了，口也合了，只有微微的鼻息未斷。小鈺滿眼流淚，亂跳亂嚷。寶釵怕他又上了屋，要拉他進上房去，那裡扯得動？小鈺喊道：「姐姐要不好了，難道不容我在這裡送送嗎？」寶釵道：「你要在這裡，不許跳，才容你。」小鈺點點頭，跑進跳出，發了瘋的一般。

原來梅家離賈府不遠，寶琴得了信，即便坐上車連忙的來。

進了府，老媽扶著直到怡紅院來，只聽得哭聲嚎啕，心知不好了。趕到他女兒炕前，用手一摸，額角臉面都是冷的，還有些鼻息。又往心頭一摸，突突的跳，有些微溫，便叫道：「太太別哭，他還有救呢。心頭是溫的，快去請大夫瞧瞧。」王夫人說：「早去請了。他住得遠，一時未得到呢。」說話未完，只聽見炕上唉的一聲，翻身向外問道：「奶奶來了麼？」寶琴飛風趕過去，叫聲：「乖兒子，我來了，你怎麼樣？」他說：

「奶奶你知我是誰？」寶琴道：「你是碧簫哎！」他笑一笑道：

「我本名可卿，是警幻仙子的妹妹。前世在秦家做女兒，嫁在這東府裡，短命死了。死後我想：我姐姐管的都是些離恨天、薄命司、斷腸冊，算來總沒有好處的。因此不願回到太虛幻境去，也不找閻王去。記起當年有個極相好的結拜姐姐，叫做萼綠華，就去找他商量，要投個好人身。他便領著我去尋掌生的南極星君。星君說：『現在沒有好男身，倒是女身罷。』便把我注明投到梅府做女孩兒，又虧萼姐姐向福，祿兩星君說明，也替我注了冊。萼姐姐又傳了我個飛刀法兒，叫我今晚五更演起。如今快去預備刀要緊。」說罷，把眼一閉，回身向裡面睡著了。

王夫人道：「他才回過來，精神恍惚。別驚擾他，由他睡罷。」寶琴略放了些心，才向王夫人請安道謝，又和眾人行禮。

小鈺也上來請了安，李紈笑道：「如今碧姐姐好了，小鈺不用哭著跳了。」寶琴道：「倒難為他這樣關切。」王夫人忙叫老媽取了抱龍丸來，用鈎藤湯調了，給舜華吃；又取一九八寶安神丸，放著等待碧簫醒來吃。外面報說：「太醫來了。」王夫人說：「叫蘭哥兒陪著坐坐，待他醒來再請。」停了一會，碧簫醒了，口裡含含糊糊，還念些什麼，把手往上一擦，叫聲「去」。連著又撩了十多撩，笑道：「會了，會了。」翻身向外，說：「我怎麼死了去，就像做夢的一般。」寶琴說：「你如今好了，定定神，好叫大夫診脈。」碧簫說：「奶奶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」寶琴道：「我來久了，你還和我講話，可記得嗎？」

碧簫搖搖頭道：「不知道，記不得。只記有個美貌的仙女，教我使飛刀的咒訣兒，說今晚五更是神仙傳道的上好日子，百年難遇的，莫錯過了。」說罷，就坐起身走下炕來，到妝台邊取了紙筆，畫了一把刀的樣式。上寫著：「刀長二尺，闊二寸，厚六分，兩面出鋒，本身鐵打圓作；柄長五寸，如大指粗；共十二把；須用百鍊純鋼，依式製造，今晚准要用的。」寫罷，便催著寶琴即刻叫人去辦。寶琴那裡信他的話，王夫人道：

「到底還是神魂不定，快請太醫來診脈！」碧簫著了急，嚷道：

「我好好的診什麼脈？奶奶你不肯替我制刀，我就不要活了，碰死了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真個要把頭向柱子上碰，嚇得寶琴使勁的抱住他。小鈺忙過來說：「碧姐姐，別慌，我替你辦去。我家祖傳有條鐵鞭，真是百鍊精鋼。就交給包勇拿到鐵匠鋪裡，傳二十四個匠人，叫包勇守著，瞧他們分手打造。包勇這些事他極在行，不消傍晚便制齊了。」碧簫喜得什麼似的，笑說道：

「鈺兄弟，你真個肯這麼著，真是我的大恩人了。」接連福了幾福，便要跪下去。小鈺扯住道：「好姐姐，別這麼！我就辦去。」說罷，往外飛跑的去。

眾人也若疑若信，由他兩個人鬼鬼祟祟的鬧去。王夫人說：

「如今放心了，好診脈了。」便請了王太醫進來，隔簾診了一回，詫異道：「好好的和平六脈，怎麼會死了去？」賈蘭說：

「實在死了好一會才回轉來的。」太醫道：「不用開方，喝碗生薑泡的茶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就同蘭哥兒往外去了。

碧簫便梳起頭來，換上衣服，向眾人道：「仙子說的，要獨自一個人習練的。這園子裡人多不便，我要回奶奶回去。」

王夫人說：「還早呢，忙什麼？吃了飯再商量。」碧簫道：

「停了一會兒，吃了飯回去倒使得，商量是不用商量的了。」

寶琴只是不依，寶釵說：「就依他罷，或者真個有些古怪也未可知。」正在議論，小鈺笑嘻嘻跑來說：「包勇趕緊的辦去了，應定傍晚准有。」碧簫感謝不盡，便道：「好兄弟，我今兒個暫時別了你們回去，待等習練成了，依舊來館裡讀書。」小鈺道：「你就在這園子裡習練，待我也好學學。」碧簫說：「仙人再三叮囑，別叫人瞧見。若傳了別人，不但那個人習不會，連我自己也不中用了。這是各人各自的仙緣，強不來的。不是我捨不得傳你。」小鈺點點頭道：「很是。」便怔怔的坐在椅上出神。那邊邢岫煙也過來了，眾人告知他。他說：「什麼？」

我去得兩晚就鬧這許多故事！怪道聽見說府裡拿住幾個賊。再不想是小鈺拿的。」又問碧簫：「果然就要回家去嗎？」碧簫道：「回去定了。」岫煙問：「幾時來呢？」他說：「習成便來。」

岫煙又問：「要得多少時候才成？」他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，諒來不過幾個月，也不到很久的。」大家吃了早飯，碧簫就要回去，王夫人又留著吃午飯。寶琴知他著急，先叫把他的衣箱書籍等物用車趕了回家，然後慢慢的吃過午飯，領了他辭別眾人。

碧簫又告求小鈺道：「好兄弟，有了刀即刻著人送到我家來，千萬別誤了。」遂福了幾福。小鈺應聲：「知道了，不得誤的。」

說著不住的淌下淚來。碧簫認是他不忍分離，便道：「好兄弟，我去去就來的，別這麼。」寶琴道：「小鈺真是個傻孩子，這有什麼悲的？近得很，要來就來了。」小鈺含著淚搖頭道：「不為這個。」寶釵問：「不為這個，為什麼？」他回道：「我想碧姐姐是個女姑娘，偏有仙子傳他使飛刀，自然將來有一番事業做出來的。我白做了個男子漢，偏沒個仙人傳授。那仙子還不許碧姐姐轉傳呢，想著了可恨得很。」李紈笑道：「小鈺莫慌，你可聽見仙子說的：『今兒是神仙傳道的大好日子』，恐怕五更天，也有個仙人來教你呢！」小鈺也不答話，只是悶悶的呆著。

眾人送了寶琴母女去後，各自散開。彤霞悄悄向小鈺道：

「碧姐姐的炕是空的，我搬來和你們作伴罷。」小鈺道：「很好。」便來見岫煙。只聽得寶釵正和岫煙在那裡推遜，一個說：

「今兒還該回去。」一個說：「你要上房管事，搬進去才是。」

小鈺趁勢說道：「碧姐姐去了，炕是空的，不如把彤姐姐搬到咱們房去，三個人作伴熱鬧些。先生要去便去，要住便住，奶奶又省了搬進搬出。」寶釵說：「很是。」岫煙也說：「使得。」

彤霞便歡歡喜喜叫老媽把鋪蓋梳奩搬了過去。寶釵也就移出園中，進內屋去了。

晚飯後，岫煙歸了家，小鈺同著彤霞回到房裡，看看舜華也好些了，三人就說了一會子閒話，便各自睡了。到得天明，舜華叫道：「彤姐姐，醒了沒有？」彤霞道：「醒了。」也叫道：「小鈺醒罷！」小鈺沒應。舜華道：「別叫他，他接連著兩晚沒好睡覺，讓他多睡睡，我們梳頭完了再叫他罷。」兩人汝畢，又去推他叫他，那裡叫得醒？二人著了忙，走到前屋，見岫煙也剛過來，

就告知了這話。岫煙道：「那有這事，待我去瞧瞧。」便忙著進來，也是亂推亂叫了一回，全然不醒。舜華道：「這不是睡，別有緣故呢。向日我和他二人最惺忪的，有個耗子走過也會醒的，那有這麼樣的睡法？」岫煙著了急，忙叫老媽往上房通報去。

那李執正同婉淑在那裡調排家事，不得閒。王夫人先帶同寶釵飛風的進園來，一看時，吃驚不小。寶釵把手挽他起來，拍著背大聲的叫，總是個不應。王夫人就哭著叫請大夫。李執、婉淑也來了，又一會子，周姨娘、平兒、巧姐、香菱、淡如、惜春、紫鵲通到齊了。同館姐妹個個發急，舜華倒在炕上哭個半死。

那賈政、賈蘭也都同了王太醫進來。女眷們退避，獨有舜華哭壞了，起不來，便替他放下幔子遮著。太醫靜靜的診著脈，賈政歎口氣道：「家運不好，天天鬧些花色兒。」太醫診完了脈，說：「這不是病，諒是在那裡做什麼奇夢，夢完了自會醒的。」賈政說：「那有這樣大夢？」太醫道：「老先生是唸書人，難道忘了秦穆公一夢三日夜才醒的故事麼？」賈政、賈蘭也只得陪他出去，他也不開方，竟自去了。

眾人依先的團團圍住著守他。漸漸到午正了，寶釵沒法，只得抹著淚上炕去抱住了，把口布著他耳朵死命的叫：「小釵醒來，你不醒，我就碰頭死了。」王夫人也去布了他一隻耳朵。

帶哭帶叫，亂鬧了一會。只聽得小釵嚷道：「不妨的。」又停了一停，說道：「何苦來？這樣鬧害人家，書也沒念完，如今莫作聲，讓我理一遍瞧。」翻身就向著裡面，不知念些什麼。

念了一回，笑著坐起來道：「還好，還好，都記得的。只可惜了，第三卷沒有念得。真真的何苦來？我又不死，在那裡念天書呢！」王夫人說：「那位仙人教你讀的？」小釵道：「我夢裡見一個藍袍紗帽的官兒，向我說：『東嶽帝君召你。』我便隨著他走到個宮門前，進了門內。沿著東邊廊房走去，見有許多官兒，瞧著許多書辦在那裡碌亂的造冊子。我一眼望去，卻是些花名冊子，一個冊上就有周瓊的姓名，連三姑夫的名字也在上邊。我問那引我的官兒：『是什麼冊，這樣多得很？』他說：『是陣亡的名冊。』我說：『現在是太平天下，那有這許多陣亡的人？』他未及答應，已走到了殿門邊了。他叫我略站著，自己卻走進去跪奏道：『召到了。』我偷眼一瞧，當中案上坐的就是岳帝，東案坐的是關聖帝君，西案坐的是純陽祖師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你怎麼認得？」小釵道：「合畫的塑的神像一式一樣的，所以認得。只聽得上面說聲：『傳進殿來！』見那官兒立起身來把頭向我點點，我就進去跑下拜了四拜。岳帝便道：

『小釵，我替你求了關聖，借你神將三百員，神兵三千，已蒙聖帝允了。又求請祖師授你三冊天書，快去讀來。』說罷，見西邊有位紫袍官員走近案去，捧了三本書來交給我。我就朝上又拜了四拜，那藍袍官兒引我出殿，往西廊下進了一間空房，裡面擺著一椅一桌，桌上點一枝紅蠟。我坐下瞧時，一本的面簽是寫著『第一卷』，旁注一行，是『召請天將神兵頃刻立至』。

又一本簽上寫著『第二卷』，下注『呼風喚雨飛沙走石』。

又一本是『第三卷』下注『醫治疾病起死回生』。我就把第一卷念起來，召將遣兵之外還附載些舞槍使刀、射箭拋石、安營列陣，並飢養仙馬的藥方。這時候靜靜的讀完了，蠟燭也熄了，天也大明了。又把第二卷來讀，讀不多時，就聽得耳邊不住的叫喚。我只不理，忙忙的讀，那知越忙越慢，鬧得好心煩。趕著把第二卷的正文讀完。還附載些占驗天文、審察地理，並奇門遁甲、卜筮的方法，我還不曾讀得，只聽見太太、奶奶叫著，哭得可憐。我怕苦壞了二位老人家，只得應了一聲，『不妨的』，便跳醒了，真真的可惜！」王夫人道：「既這麼，你再睡去讀罷。」小釵道：「這會子那裡去找這藍袍仙官呢？」李執道：

「咱們都出去，待他再睡睡，或者接著讀完了更好。」寶釵說：「很是。」王夫人就領著眾人出了房，隨手把門拉上了。